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八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六年三月

塞種源流及李唐氏族問題與老子之瓜葛 ——漢文佛教文獻所見 中、北亞胡族族姓疑案

卓鴻澤*

漢文佛教文獻有關於中亞與北亞種族源流之異說兩種，以中古時期老子化胡與排佛之論爭為其背景，其一為塞種本允姓之戎，其二為李唐系出拓跋，皆他處所未見，甚為突兀、奇特。晚近頗有學者依據第一說而就上古中亞民族史多立新義，固為可喜，顧學者於道宣引文容有誤解乃至發揮太過之處，對產生此說之排佛背景復置之不論，欲據以推翻舊史（《左傳》、《後漢書》）所示允姓或屬於羌系民族之事實，而代之以允姓為伊朗人種之新說，似有未可。其第二說之關鍵，端在法琳「拓拔達闐，唐言李氏」一語，論李唐氏族之文雖夥，而此語自來未有索解之人。竊以為「李氏」應是「李虎」，以避唐諱，故作「李氏」。佛門文獻保留鮮卑語虎為「達闐」之珍貴資料，使吾人得以從阿爾泰語系民族命名學與薩滿習俗之角度，探討唐家天子尊崇老子背後可能存在的北亞文化因素。

關鍵詞：塞種 羌 鮮卑拓跋 老子 薩滿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擬就中古佛教文獻引起的塞種和李唐族姓源流問題，提出一點新看法。前者，有人視之為上古時期中亞民族史的憑據，筆者懷疑不過是魏晉以還「老子化胡」說漸次演進的產物。後者，世人皆知其與道、佛之爭有關，而其所以涉及老子之故，筆者以為有「黃老」以外的北亞文化因素。請分別論之。

一・塞種源流問題與老子之瓜葛

（一）塞種為允姓說

唐終南山道宣律師（596-667）《廣弘明集》卷七節引潁川荀濟上梁武帝《論佛教表》云：

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禱杙於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往〔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¹

關於塞種的記載，零星見于班固《漢書·西域傳》，至為簡略：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²

〔休循、捐毒國〕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³

〔烏孫國〕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⁴

¹ 道宣，《廣弘明集》（大·2103，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2冊），頁129a。

² 班固，《漢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0-1970；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西域傳〉，頁3884。

³ 同前文，頁3897。

⁴ 同前文，頁3901。

就中實未及允姓之戎。蜀儒蒙文通作〈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乃推論說：「塞種屢遷，而月氏皆奪其地，塞王南走印度，而月氏旋亦至焉，……則月氏之居祁連、敦煌，諒亦為塞種故地。〈王會〉言：『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正北空同、大夏、月氏。』是月氏自北來，然後奪塞王地，居敦煌，則荀濟以塞種即允姓戎，居敦煌，說自可依。此《漢書》當是華嶠、薛瑩輩書也。」⁵按晉·薛瑩著《後漢記》一百卷，梁時尚存，《隋書·經籍志》⁶著錄六十五卷；華嶠書為《後漢書》，《新唐書·藝文志》⁷著錄三十一卷。近年余太山《古族新考》甚至說：「荀氏上表旨在排佛，所論若無確鑿依據，不僅不能服人，反而會授人以柄，且《漢書》不難到手，捏造毫無意義。這就是說荀氏所引二十二字應為《漢書·西域傳》的佚文。」⁸「華嶠、薛瑩書皆《後漢書》，未必會載塞種西遷事。」⁹「塞種主要由 Asii, Gasiani, Tochari, Sacarauli 四部組成，……允姓無疑為……Asii 的對譯。」¹⁰饒宗頤〈胡里安 (Hurrian) 與「胡」之來源：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一文也說：「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他認為允姓即是塞種，必有根據。」¹¹又在〈塞種與 Soma（須摩）：不死藥的來源探索〉文中說：「唐代學人以印度為塞種，其說很值得研究。」¹²

對荀說加以肯定，不始于蒙文通。清人方東樹編輯其師姚範所撰《援鶉堂筆記》卷四九云：「佛之生處，其初非迴絕人區。周世塞種，想不過近今之雲南大理及金城以西、燉煌之際耳。至於匈奴強盛，吞噬諸部，而後潛竄遐方。其所謂

⁵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收入《蒙文通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3〕，第2卷，《古族甄微》），頁57。

⁶ 魏徵，《隋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⁷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⁸ 余太山，《古族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63。

⁹ 同前書，頁75。

¹⁰ 同前書，頁64。

¹¹ 饒宗頤，〈胡里安 (Hurrian) 與「胡」之來源：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1冊，頁359。原文「上古」作「上代」，「西域」作「西戎」，蓋手民之誤。

¹² 饒宗頤，〈塞種與 Soma（須摩）：不死藥的來源探索〉，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10冊，頁163。《漢書·張騫傳》，頁2693：「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師古注：「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所謂「唐代學人以印度為塞種」即指此。

天竺異跡、絕域求經，一皆後世別加附會，而釋迦之不可考也久矣」¹³ 幾句話，無異於將法顯、玄奘等九死一生、實地考察所得盡皆抹煞。姚南青固挾有排斥異端之私見，但他此說還是受了元人吳萊的啓發。吳氏文集爲弟子宋濂所編，其卷八〈釋迦方域志後序〉中云：「身毒本蔥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爲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¹⁴ 佛教徒錢謙益則作〈釋迦方誌辨〉、〈釋迦方誌續辨〉，力斥荀、吳之非。錢謙益認爲釋種是貴種，釋迦不可能屬於游牧的塞種，「爲月氏所滅者，或休循、捐篤之塞種，而非中印度之釋王也」；但據玄奘西行所記傳說，釋種遭滅族時，其子遺曾從中印度往北部的雪山（喜馬拉雅山，Himalaya）方向逃亡，「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咀羅國王，一爲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所以錢氏又說：「由此推之，釋種之散而爲王者多矣。烏孫、月支間之塞王，豈非此四王之比乎？」¹⁵

究竟允姓是否塞種？將在第（二）至（六）各節略申鄙見。至於釋種是否塞種？「釋迦」之種種釋義，以及「塞種」在東西方文獻與考古學上如何界定等陳年老問題，下文雖略有提及，不過出於行文需要，均非本文欲解決的問題。儘管如此，讀者幸勿從一些轉手稗販、較易到手的中、日、英文資料中摭取一二陳陳相因之說，遂以爲此類問題久已有確鑿定論，不值一提。歐亞民族古史上每一問題，都必須在資料異常匱乏之情況下鑿險綽幽，各種成說背後的假設，應容許以開放的心胸，不拘一格（對音之學、考古學、文獻學等種種手段，要在運用得當，不宜有所偏廢），時加檢討；捐棄彼我爭勝之心，即可得學問切磋之樂。本文此一部分各節，旨在探討排佛論爭中出現的塞種即允姓一說，其所以產生之宗教史、文化史背景，從而辨析荀濟這一片面說法是否足以作爲中亞上古民族史新說的立論依據。此與本文第二部分探討的李唐出自拓跋之說，共同出自中古佛教文獻，都與當時民族新環境中道、佛之爭有關，殊非偶然，前後兩部分非毫無關係。恐讀者或因下文牽涉稍廣，尋逐文句而未深思其理，對筆者撰文本旨有所誤會，故不憚煩詞如此。以下進入正題。

¹³ 姚範，《援鶴堂筆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148冊），卷四九，頁157b。

¹⁴ 吳萊著，宋濂編，《吳淵穎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集部，第238冊），卷八，〈釋迦方域志後序〉，頁1b。

¹⁵ 錢謙益撰，錢曾箋注，《牧齋有學集》（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四三，頁1467。

(二)「塞種=釋種」說

荀濟語中多為臆度之辭，唯其以塞種為釋種，諒非他本人所得自創。以塞種比附釋種之說，當是傳自西域。

梵文 Śākyamuni「釋迦牟尼」之「釋迦」，華言為「能」。據印歐語專家 Szemerényi 研究，śak- 指「能力」是在印度語言中發展出來的新義，¹⁶ 故 Saka 作為古伊朗語中的族稱不得與此同義。¹⁷

「釋迦牟尼」在印度西北地區塞人所遺佉留文 (Kharoṣṭhī) 碑銘中作 Śakamuṇisa。¹⁸ 此 Śaka- 自是「能」字，而非古伊朗語中用作族名的 Saka，但無疑很容易引起聯想、比附。藏文稱佛為 Shākya thub pa (釋迦，有能耐的)，簡稱 Shāk thub，其中 Shāk (亦作 Shag) 為音譯，thub (能耐) 為意譯，thub 即是 Shāk 的藏語釋義。「塞」雖是異族對塞人的稱呼，以塞王比附釋種卻可能出自部分仰慕釋迦的塞人。Mani (摩尼) 之師 Terebinthus 以 Buddha 為姓 (摩尼弟子亦有名 Buddha 者)，Terebinthus 之師名為 Scythianus，¹⁹ 後者如果是「釋迦」的希臘化，則塞人勢力入侵北印後必曾有一種詞源學觀點，將「塞」與佛號「釋迦」掛勾。

佛教既興於蔥嶺 (帕米爾高原，Pamir) 以西，自認是「北趣雪山」之釋種遺裔者，有烏菟國 (Uḍḍiyāna) 王族。玄奘記述印度傳說：釋種子流亡時遇龍女，仗龍王寶劍刺殺烏仗那 (烏菟) 王而奪其位，此釋種子與龍女的子孫遂成為彼國王族，且世代遺傳一種頭痛症²⁰ (或即今人所謂「高原反應」)。按塞王「南越

¹⁶ 伊朗語族中在此詞義範疇內的 sak- 限于「曉得」、「教」、「學」等義。

¹⁷ Oswald Szemerényi,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Scythian-Skudra-Sogdian-Saka*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0), pp. 43-44.

¹⁸ Sten Konow,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2, pt. 1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925), pp. 8-9.

¹⁹ Sylvain Lévi, "Le bouddhisme et les grecs," in *Mémorial Sylvain Lévi* (Paris: P. Hartmann, 1937), p. 212: "... le nom semble une traduction grecque de l'indien Çākya (Çaka=Scytha)." 又眾所周知「釋迦牟尼佛」在二世紀貴霜錢幣大夏文中作 Sakamano Boudo，很可以比附為塞種之摩尼。

²⁰ 李義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91。有西方學者認為此故事已摻入塞種傳說的成分，見 Martha L. Carter, "A Scythian Royal Legend from Ancient Uḍḍiyāna,"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6 (1992): 67-78.

縣度」，²¹「南君罽賓」，地近烏菟（今巴基斯坦 Swāt 河谷一帶）。燉煌人宋雲使西域，謂乾陀羅（Gandhāra）國在烏菟國西，為嚙唃（Haftar/Haftal）所破，有胡王，即嚙唃人所立勅慙，²²與罽賓連年爭境；²³其時已當西元六世紀初。印度耆那（Jaina）教徒傳說耆那師 Kālaka 之妹 Sarasvatī 為優禪尼（Ujjayinī）國王 Gardabhilla 擄去，Kālaka 求助於 Sagakūla（Śakakūla），時塞種九十六落首領號稱 sāhi（梵語化形式為 Śākhi）者，與其宗主 sāhānusāhi（即波斯 shāhanshāh，王中之王）不相能，遂與 Kālaka 渡辛頭（Sindhu）河，同赴「身毒國」（Hindugadeśa，此指 Ujjain）而據其地。²⁴惜乎此說見于文字記載，已是西元十二世紀以來的事，其雛型與真正產生時間不得而知。

據西藏佛教徒傳說，吐蕃君王（btsad po / btsan po）族系出自流亡雪山的釋種苗裔，此蓋由於藏密所奉祖師蓮華生（Padmasambhava）上師與烏菟國²⁵王室甚有淵源之故。²⁶苯教徒（Bon po）則傳說吐蕃初主 Gnya' khri²⁷乃天神（lha）下凡；更有一種「最極祕密」（yang gsang）之說，謂 Gnya' khri 源出于（'chad pa）徙自 Spu 地方的一種稱為 the'u brang / the brang / the rang 的「非人」（mi ma yin pa）。²⁸按後藏有地名 Spu rangs²⁹和 Spu tra³⁰；gnya' 指頸背連肩之處，與閩語

²¹ 范曄，《後漢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肅宗孝章帝本紀〉，頁150-151，「跋涉懸度」注云：「〈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知「縣度」指吊橋或天然險渡，即《高僧法顯傳》（大·2085，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1冊），頁858a之「懸經」。荀濟謂即「印度」之別譯，殊為不根。

²² 《北史》作勅勒。見李延壽，《北史》（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西域傳〉，頁3233。

²³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238冊），卷五，頁11b。

²⁴ W. Norman Brown, *The Story of Kālaka: Texts, History, Legends, and Miniature Paintings of the Śvetāmbara Jain Hagiographical Work the Kālākācāryakathā*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33), Chap. 1.

²⁵ U rgyan, O rgyan；按藏文 U rgyan，發音獨近 Ujjain，而非 Uḍḍiyāna，頗為特異。

²⁶ 後魏時在高歡家族勢力之下翻譯佛典的三藏法師毘目智仙（Vimuktisena）亦為「烏菟國人剎利王種」，但他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影響，遠不如梁、陳間翻譯佛家、數論典籍的「優禪尼國人」真諦。

²⁷ 敦煌古藏文寫本 *Pelliot tibétaine 1286* 作 Nyag khri。

²⁸ 據十三世紀西藏「伏藏師」（gter ston）U rgyan gling pa 所發掘（ther bton）的「伏藏」（gter ma）文獻《五部遺記》（*Bka' thang sde lnga*，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之〈大臣遭

說措人 [ñaʔ] 發音相近，gnya' rangs pa³¹ 為「剛強難化」。至於 the'u brang 之名，有多種異寫。³² Hamid 的拉達克 (Ladakh) 語辭典收錄 theb rang 一詞，實即 the brang，其義則已變為「賭博的幸運之神」。³³ 或以為 the'u 的語根為 the，是漢語「帝」的同源詞，³⁴ 其實不然。比照下例：

記〉(Blon po bka'i thang yig)，頁435。同書云 Gnya' khri 實即 the'u brang 九兄弟之弱弟 (chung dag，讀如 chung tha) 名為 U pe ra 者；Mkhas pa Lde'u 的《法源詳史》(Rgya bod kyi chos 'byung rgyas pa，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頁226作 Ma snya U be ra；Lde'u Jo sras 的《法源大史教法勝幢》(Chos 'byung chen mo bstan pa'i rgyal mtshan lde'u jo sras kyis mdzad pa，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頁99作 Mang snya U be ra；苯教文獻 G-yung drung bon gyi rgyud 'bum 作 Mang snya Dbu wer，見 Tenzin Namdak ed., *Sources for a History of Bon: a Collection of Rare Manuscripts from Bsam-gling Monastery in Dolpo* (Dolanji: Tibetan Bonpo Monastic Centre, 1972), p. 23. Mang 似與古代後藏之 Mang yul 地區有關，U be ra / Dbu wer 則不類藏語。《大戴禮記》卷七，〈帝繫〉，頁5a：「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嬭，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其三曰錢，是為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為云郇人；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姓。」九、六同為三之倍數，不知是巧合否？十五世紀藏文小百科全書《如意珠講庫》(Bshad mdzod yid bzhin nor bu) 載吐蕃初主 Gnya' khri 贊普從母背出生，故名 (ma'i gnya' ba nas mar byon pas/ mtshan yang gnya' khri rtsan po bya bar rtags so//)，見 Don dam smra ba'i seng ge, *Bshad mdzod yid bzhin nor bu*, in *A 15th Century Tibetan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ed. Lokesh Chandra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69), p. 151. 其說與《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頁9b說「禹生發於背」相同。參看《大戴禮記》(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第10冊)；《春秋繁露》(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第10冊)；姚瑩，《康輶紀行·東槎紀略》(收入《安徽古籍叢書》〔合肥：黃山書社，1990〕)，卷一五，「釋迦剖母脅」條；饒宗頤，〈中國古代「脇生」的傳說〉，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1冊，頁263。

²⁹ rangs 亦作 rengs 或 hreng；藏語 spu rangs 指毛之粗硬者。

³⁰ Spu tra，同 spu gra，毫端、箭毛。

³¹ rangs 亦作 rengs 或 hrang(s)。

³² 參看 Helmut Eimer und Pema Tsering, "T'eu ran mdos ma," in *Serta Tibet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Walther Heissig zum 60. Geburtstag am 5.12.1973*, hrsg. Rudolf Kaschewsky, Klaus Sagaster und Michael Weier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3), pp. 47-96.

³³ Abdul Hamid, *Ladakhi-English-Urdu Dictionary* [La dwags in ji ur rdu gsum gyi tshig mdzod / Ladakhī engrīzī urdu-i lughāt] (Leh: Melong Publications, 1998), p. 120: "spirit that gives luck in gaming."

³⁴ Paul K. Benedict, "The Gods of Sino-Tibetan," *Acta Orientalia* 51(1990): 168-170.

1. gte'u~gte (抵押品)：字根爲 gta' (gta' ma, 抵押品)。
2. ne'u~ne (ne'u thang~ne thang, 草坪)：字根爲 na (na thang, 草澤)。
3. sne'u~sne (Sne'u gdong~Sne gdong, 地名)：藏語「山嘴」爲 sna gdong, sna 與 sne 均有「前端」、「邊緣」的意思。
4. be'u~be (be'u bum~be bum, 小冊子)：be'u (犢, 又作 bel) 爲 ba (牛) 的小稱形式。
5. lde'u~lde,³⁵ lhe'u~lhe (Lhe'u rje~Lhe rje, 神統〔lha rabs〕子嗣的尊稱)：³⁶ 字根爲 lha (天神)。³⁷

知 tha 方是本字。藏文 tha ma~mtha' ma 爲「最後」、「下劣」, tha gru~mtha' gru 爲「疆域」, mtha' 爲「邊界」、「盡頭」。又 brang 即 pho brang (宮殿)之 brang, 古藏文 pho brang 指行在,³⁸ brang 同 'brang (氈帳)³⁹。藏文 the'u brang 可能原指兇頑、不信佛法的一種隨逐水草的邊地民族, 不知何時始用作鬼眾之稱。⁴⁰《漢蕃冊府》(Rgya bod kyi yig tshang) 一書載有「一目鬼」(the rang mig gcig pa) 之國度,⁴¹ 使人想起《山海經·海內北經》「人面而一

³⁵ 吐蕃一君主名乞黎蘇籠獵贊 Khri srong lde brtsan, lde 亦作 lde'u。

³⁶ 《法源大史教法勝幢》，頁100：“Lhe'u rje gung btsan, Lhe rje yang btsan, Lhe'u rje zin btsan.”

³⁷ 參看 R. A. Stein, “Tibetica antiqua III: à propos du mot gcug-lag et de la religion indigèn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4(1985): 105n50, 122-123. Stein 謂 lha>lhe'u, lde>lde'u, 筆者以為 lde'u~lde 與 lhe'u~lhe 不異, 均出于 lha。

³⁸ 參看 P. T. Denwood, “Tibetan Pho-brang in the Early Period,” in *Indo-Tibetan Studies: Papers in honour and appreciation of Professor David L. Snellgrove's contribution to Indo-Tibetan Studies*, ed. Tadeusz Skorupski. Buddhica Britannica, Series Continua II (Tring: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90), pp. 75-80.

³⁹ 動詞 'brang ba, 隨逐; 'pho ba, 播遷。

⁴⁰ 〈鬼神遺記〉：“the'u brang thel 'gong mang po” “the'u brang sde brgyad”；見〈鬼神遺記〉(Lha 'dre bka'i thang yig, 收入《五部遺記》)，頁62-63。又火祿教典籍亦形容 Tūrak 與 Hyōn 人——勒勒與匈奴（疑是噉）——為被髮魔軍。見 Harold W. Bailey, “Hārahūṇa,” in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zum 65. Geburtstag*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54), pp. 13-14.

⁴¹ Dpal 'byor bzang po, *Rgya bod kyi yig tshang mkhas pa dga' byed chen mo 'dzam gling gsal ba'i me long* (Khring tu'u: Si khr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5), p. 11. 此書所列非人八國, 其第五「漢女狗夫」(Rgya mo khyi khyo can) 國當即《山海經·海內北經》之犬封國。其餘六國與《山海經》或合或不合, 有待好事者之研求; 見郭璞注, 畢沅校, 《山海經》(收入《諸子百家叢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目」的「鬼國」人民。鬼國或即《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之鬼戎，亦即鬼方。宋翔鳳《過庭錄》卷七「芄野即鬼方」條論「九」、「鬼」通用，⁴² 九方皋⁴³ 即以鬼方爲氏，而鬼方爲漢世先零羌之所從出。古希臘人記 Skuthai 人（即塞種）相傳：北方絕域常飄毛羽（pterôn），充塞天地，⁴⁴ 而 Issêdones 人（即迫逐 Skuthai 人的種族）北境有一目人種 Arimaspoi；此爲 Skuthai 語「一目」的希臘語化，匈牙利學者 Harmatta 謂其古伊朗語原型應爲 *arima-spas-（一目）。⁴⁵ 或疑此即塞種所接觸的操一種古阿爾泰語言的游牧民族。⁴⁶ 無論吐蕃王族的始祖出自鬼方抑或塞人傳說中之一目人，似乎「塞種即釋種」之說未流行于西藏。

塞種即釋種之說傳入中土後促成的一種結果，是西域人所意想不到的。

（三）塞=夷狄

西晉·支法護（竺法護）譯《普曜經》卷三〈現書品第七〉其第十四爲「夷狄塞書」，⁴⁷ 相當於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卷四〈示書品第十〉之「娑履迦書」，⁴⁸ 唯「娑履迦」當作「娑迦履」，是梵文 Lalita-vistara 中 Śākāri（藏文訛爲 sha ka ni）之對音。

《普曜經》的說法：釋種（Śākya，藏譯 Shā kya）子弟從師所學的文字一向爲梵書（Brāhmī，藏譯 Tshang pa'i yi ge）和佉留書兩種，所謂「塞書」不在其

⁴² 宋翔鳳，《過庭錄》（收入《學術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6〕）。

⁴³ 《列子·說符》中伯樂進于秦穆公之相馬者，曾求馬于沙丘。見《列子》（收入湯一介主編，《道學精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第1冊），頁266。

⁴⁴ 《史記·匈奴列傳》載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而還；《山海經·海內西經》載雁門北有百里湖澤，爲群鳥委解毛羽之處。「翰」即鳥羽、堅毛。見司馬遷，《史記》（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⁴⁵ János Harmatta, "The Myth of the Stone Heaven in Eurasia,"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8(1998): 311-312.

⁴⁶ 參看 J. Németh, "Probleme der türkischen Urzeit," in *Analecta Orientalia memoriae Alexandri Csoma de Kőrös dicata*, ed. L. Ligeti (Budapest: Sumptibus Academiae Litterarum Hungaricae et Societatis a Csoma de Kőrös Nominatae, 1942-1947), p. 100.

⁴⁷ 竺法護譯，《普曜經》（大·186，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頁498a-b。

⁴⁸ 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大·187，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頁559b。

內。歐人在新疆發現的「于闐塞語」(Khotan-Saka) 文件是以梵書字體書寫，⁴⁹但古代中亞可能確曾有一種「塞書」，或許仍屬梵書的系統而稍變其體，如《普曜經》固列「佉沙書」於梵書、佉留書之外，而玄奘《西域記》卷一二載佉沙國人「容貌麤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⁵⁰ 綠睛的佉沙人可能有塞種血統，《漢書·西域傳》云：「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顏師古注：「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⁵¹

古伊朗語 Saka 在婆羅門傳統中已梵語化為 Śaka，大可與釋種之「釋」、天帝釋⁵² 之「釋」共用同一個漢字來對音。法護譯作「塞」，如「優婆塞」對梵語 upāsaka 或龜茲語 (pseudo-Tocharian B) upāsake 之例，則其所據胡本原語必為 Saka。最有意思的是，他甚至在「塞」字之上冠上「夷狄」字樣，顯示其心

⁴⁹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86引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朱士行傳〉載，士行遣弟子不如檀欲從于闐將所得「正品梵書胡本」送往洛陽，時于闐小乘學者指控「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林氏將「婆羅門書」理解為梵書，並認為既然于闐的小乘佛徒排斥用梵書書寫的大乘經，則西元三世紀的于闐小乘經「只能是」佉留文。按《出三藏記集》卷五〈喻疑第六〉為僧叡所撰，批評小乘人懷疑大乘經，並言于填（闐）小乘學者指控「漢地沙門乃欲以婆羅門書惑亂真言」，朱士行燒經為證，火滅經全，「遂得有此《法華》正本」。觀叡法師云「佛有真我」，「泥洹永存」，「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可知其敘朱士行事，蓋謂于闐小乘人乍聞大乘「佛性」之論，共相駭怪為婆羅門教「梵我」之說，遂詆大乘經為「婆羅門書」，實與《隋書·經籍志》以「婆羅門書」當梵書之義不同。林氏未辨其似。筆者曾據慧皎《高僧傳》「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之單文，假設西元五世紀時有羌語藥方，文章付編者後，始見《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律來漢地四部記錄第七〉，頁20c作：「姚主即以藥方一卷、民籍一卷，並可四十許紙，令其（按指佛陀耶舍）誦之三日，便集僧執文請試之，乃至銖兩、人數、年紀，不謬一字」，不覺失笑。「民籍」當是戶口簿籍之類。佛陀耶舍，屬賓人，赤髭，不知是否有塞種血統？耶舍初停秦地，未必即嫺華言；姚秦之藥方、民籍，究係何種文字，不失為一個有趣的問題。見拙著，「Ch. Qiong~Tib. Khyung; Taoism~Bonpo: Some Questions Related to Early Ethno-Religious History in Sichuan,」 *Sino-Platonic Papers* 14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5), p. 5; 僧叡，《出三藏記集》（大·2145，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慧皎，《高僧傳》（大·2059，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

⁵⁰ 《大唐西域記校注》，頁995。

⁵¹ 《漢書·西域傳》，頁3901。

⁵² 釋提桓因 Śak[ro] devān[ām] in[drah]。

目中塞種與尊貴的釋種判然有別。法護世居燉煌，是月氏後裔，曾遊歷西域諸國，遍學三十六種外國語言、文字。稱塞種為「夷狄」，是否因為定居燉煌的月氏遺民視塞人為邊鄙游牧之民？是否因為周世「夷狄」之中本雜有游牧和半游牧的白種胡人，如《左傳》⁵³ 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狄，獲白狄子，杜注：「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⁵⁴ 所以「夷狄」一詞可以泛指游牧的白種部族？如果是，是否正因為來華月氏人——或者更應該包括安息人——即曾以漢文「夷狄」表達伊朗語中 *saka* 一詞的含義，故後漢時有「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說？古波斯人以 *Saka* 泛指北方游牧民族。⁵⁵ Szemerényi 論證古伊朗語 *sak-* 原義為行、遊蕩 (*go, roam*)，故主張 *Saka* 為流浪者、游牧民 (*wanderer, vagrant nomad*)。⁵⁶ 其說頗有道理，應予重視。

《大寶積經》卷一〇法護譯〈密跡金剛力士會〉第三之三開列如來所度眾生各自的「種號」為：「釋種、安息、月支、大秦、劍浮、擾動、丘慈、于闐、沙勒、禪善、烏耆、前後諸國、匈奴、鮮卑、吳、蜀、秦地、諸麼夷狄、他羅多……。」⁵⁷ 藏文本 *Dkon brtsegs* 的相應段落為：*yul ka sha dang/ pa hu pa dang/ tho gar yul dang/ ya ba na dang/ kam po dza dang/ kha sha dang/ hu na dang/ rgya yul dang/ da ra ta dang/...*⁵⁸ 法國猶太裔印度學家 Lévi 將藏文本 *Ka ça* (*Ka sha*) 改

⁵³ 《春秋左傳正義》（宋本十三經注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⁵⁴ 管仲佐齊桓尊王攘夷，白狄即在所「攘」之列，《管子》卷八，〈小匡〉，頁11b：「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房玄齡注：「謂龍門之西河。」《魏書》，卷三〇，〈奚眷傳〉載西河有「山胡」領袖名白龍，同卷言及「西河胡曹成等七十餘人」（〈樓伏連傳〉）、「諸山居雜胡、丁零」（〈安同傳〉）等。此白、曹二姓是否與中亞之白姓、曹姓胡有關係，頗值得研究。見《管子》（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第61冊）；魏收，《魏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⁵⁵ 一世紀羅馬學者 Plinius 有一種說法：在地理上毗鄰波斯的 *Scythae* 人是一種號稱 *Sacae* 的部族，波斯人因此以 *Sacae* 一名統稱所有的 *Scythae* 人 (*Persae illos Sacas in universum appellavere a proxima gente*)。見 Pliny, *Natural History* [Plinii Naturalis Histori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5), "Loeb," Book VI, § XIX. *Scythae*, *Sacae* 分別是 *Skuthai*, *Saka* 的拉丁化形式。

⁵⁶ Szemerényi,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pp. 45-46.

⁵⁷ 《大寶積經》（大·310，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1冊），頁59a。

⁵⁸ Anonymous, *Bka' 'gyur sde dge par ma* (Khring tu'u, ca. 1990), "Dkon brtsegs," vol. 39, fol. 282.

爲 Ça ka (Sha ka)，俾對應法護譯本的「釋種」，⁵⁹ 是不對的，因爲法護不可能把他視爲「夷狄」的 Saka 列在第一位。其實，Lévi 文中所引那連提黎耶舍譯《月藏經·星宿攝受品》開列許多國名，其中角宿 (Nakṣatra Citrā) 十二國之第六國和虛宿 (Nakṣatra Dhaniṣṭhā) 十七國之第九國爲佉沙 (Khaṣa)，氐宿 (Nakṣatra Viśākha) 十三國之第六國爲伽沙，女宿 (Nakṣatra Śravaṇā) 十國之第六國爲舍迦 (Śaka)，顯然佉沙、舍迦之外別有一伽沙在，佉沙相當於上引藏文本的 kha sha，伽沙相當於藏文本的 ka sha。所以 ka sha 絕非 sha ka 之誤。合理的解釋是：法護與藏譯者所據原文，有所不同。

月氏人法護以前，應已有釋、塞一姓說，不爲法護所認可。對於兼通漢文與西域多種語文的法護而言，遭月氏追逐的 Saka，可以「夷狄」二字當之。

(四)「塞種本允姓之戎」與老子化胡說

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三法琳 (572-640)《辯正論》：「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爲《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爲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調之極也。」⁶⁰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四記唐顯慶五年 (660) 僧靜泰敕對道士李榮，「泰據《晉代雜錄》、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法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爲《化胡經》」。⁶¹ 頗疑王浮「改《西域傳》」與荀濟「《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之說屬同一思路。法祖廣受關隴羌胡敬信，「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崑崙之右奉之若神」，⁶² 王浮乃取《漢書·西域傳》「擬爲」《老子化胡經》以詆之。

王浮以前雖已有「化胡」說，⁶³ 但要到西晉種族問題尖銳化——徙戎之論是

⁵⁹ Sylvain Lévi, "Notes chinoises sur l'inde V: Quelques documents sur le bouddhisme indien dans l'Asie centra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5(1905): 289-290. 參看馮承鈞譯文〈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第2卷，頁160-234。

⁶⁰ 《廣弘明集》，頁185b。

⁶¹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大·2104，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2冊），頁391c。

⁶² 《高僧傳》，頁327b。

⁶³ 《後漢書·襄楷傳》，頁1082-1083，延熹九年 (166)，楷上疏桓帝：「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

一種反映——之後，方有人製造一個「西域民族史地學」的理據，為「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說推波助瀾。王浮原書雖已不見，而道書改《漢書·西域傳》以助成「老子化胡」說一事，今《道藏》「正一」部中幸存一樣本，即《太上大道玉清經》之〈道化四夷品〉。此品敘玉清天上真「寶光」降生「神州」，從左脇出，長而為王，調化「陰戎」。允姓為陰戎之別祖，這是杜預之說（見下文六節），因此也可以說塞種為允姓之說是晉人「左傳學」的副產品。敦煌所出《太上大道玉清經》殘本有題記云：「天寶十二載五月 日白鶴觀奉為 皇帝敬寫」。其正文「道言：往昔劫中，有一邪師，字曰求名，身懶衣食，詐稱得道」，⁶⁴ 蓋襲取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八百弟子中，有一人，號曰求名，貪著利養，雖復讀誦眾經，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號求名。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彌勒當知：爾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薩，汝身是也。」⁶⁵ 此經的出現固不能早於什公譯本流行以前，唐人編定過的痕跡也很明顯，如卷八〈幽棲品〉：「爾時有大唐世界行道國王名曰昭德，其姓玄氏，合國臣子專心行道，時有邊邦小國三萬六千國王遙覩威神，迴心想念……。」李唐攀附老君，尊崇道教，故云。

觀〈道化四夷品〉的描述，顯然是以塞種為陰戎，足見道書之「化胡系列」曾從《漢書·西域傳》「塞種」之文獲取靈感。法琳、靜泰之說當可信從。〈道化四夷品〉云：

爾時有黑水之北牂羗之狄，斜通河源、雪山之陽，與雜畜之戎，性狡難狎，陰生姦計，聞王善政，不用戎威，相率興兵，來入王國。

是時，邊戎一百二十五落戎狄之主，將諸侍從八萬四千人，俱乘白象，齎香王瓔珞，持入大國。⁶⁶

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陳壽，《三國志》（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魏書〉，頁859-860，裴松之注引魏郎中魚豢《魏略·西戎傳》：「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

⁶⁴ 《太上大道玉清經》（收入李德范輯，《敦煌道藏》〔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1999〕），頁1961。

⁶⁵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262，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9冊），頁4b。

⁶⁶ 〈道化四夷品〉，收入《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33冊，頁343a-b。

按「雜畜之戎，性狡難狎，陰生姦計」，結合下文「陰戎」之名，知是影射「允姓之姦」。「河源、雪山之陽」指中天竺之地。何以知之？道宣《釋迦氏譜》云：

中天竺國，冬夏常調，弗苦寒熱……。故《西域圖經》云：五天竺國，北洎雪山，南洎大海，六萬餘里，川澤坦然，更無山阜，但有河水分注，林木森列。……

閻浮州中有大香山，即崑崙之別名也。此山獨高，州中最極。山南有池，名阿耨達，此名無熱惱也。具八功德，大龍所居，名為水府。方出一河，以注四海。所以水隨高勢，以赴下流，彼高此下，中邊定矣。此土黃河源出於彼。⁶⁷

又道宣《釋迦方志》云：

雪山以南，名為中國。坦然平正，冬夏和調，卉木常榮，流霜不降。……

此洲中心有一大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無熱惱也，即經所謂阿耨達池。

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居山頂上，非凡所至。……

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⁶⁸

可知「牂羝之狄」所與交通的「雜畜之戎」，居于「中國」(madhyadeśa)，即中天竺國。據〈道化四夷品〉下文，又知所謂「雜畜之戎」即是陰戎：

爾時，陰戎之中，有一主者，名釋頭分，請譯人宣傳，自稱是浮提竺乾之王。⁶⁹

按此以陰戎之主為浮提竺乾⁷⁰之王，且曰「名釋頭分」，以釋為姓，蓋以陰戎為釋種。其置竺乾釋王于「雪山」、「河源」之地理中，正是以〔天〕竺乾〔毒〕為捐毒、以釋種為塞種。何以知之？《水經注》云：「〔河水〕一源西出捐毒之國、蔥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⁷¹

⁶⁷ 道宣，《釋迦氏譜》（大·2041，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頁87。

⁶⁸ 道宣，《釋迦方志》（大·2088，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1冊），頁949b。

⁶⁹ 〈道化四夷品〉，頁344a。

⁷⁰ 《史記·西南夷列傳》，頁2996，「身毒」，集解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晉·王嘉撰，梁·蕭綺錄，《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三，頁80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而老子刪存五千言。

⁷¹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17。

（五）「塞種本允姓之戎」非《漢書》佚文

古瓜州地在漢之敦煌，此說由兩漢之際的扶風學者杜林所傳，《漢書·地理志》「敦煌郡」下注明「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⁷² 細玩荀濟「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數語，與《漢書·西域傳》上下文不相侔，不類班孟堅之文。輯佚有其意義，唯須辨擇。蓋古時不用引號，時移勢易，讀者去作者已遠，不明古人撰述體例，輕斷、誤解，往往而有，從前余嘉錫作〈衛元嵩考〉，對道宣之編纂《廣弘明集》，有「附以論斷，夾敘夾議，僧徒拙於行文，往往主賓相混」⁷³之評語。其實，豈可一切歸咎於宣公？筆者以爲道宣引述荀濟表文，應如此讀：

〔荀濟謂：〕「……《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

荀濟語中引自《漢書·西域傳》文者，止「塞種」二字，因爲塞種的「獨家報導」即在《漢書·西域傳》中——其依據當是張騫使大夏、甘英使安息時所訪得的資料。至於說《漢書·西域傳》「塞種」即《左傳》「允姓之戎」，這是荀濟的發揮，並非《漢書》佚文。所以道宣引述荀文後，按語云：「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敘，〈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奚以定之？」⁷⁴ 曰「不讀三史，奚以定之」，足見道宣固以《漢書》無此說，乃荀濟個人之發揮，是道宣讀荀文時作如是解。這種發揮其實正如法琳所說「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爲《明威化胡經》」，並非真的另有一部《西域傳》文。⁷⁵ 倘不明此義，展轉推求，自是愈推愈遠，往而不返。

（六）允姓之戎應是羌族

上文既指出塞種即允姓之說爲不足據，本不必就塞種、允姓個別族屬更加討

⁷² 《漢書·地理志》，頁1614。

⁷³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243。

⁷⁴ 《廣弘明集》，頁129b。

⁷⁵ 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國學季刊》（北平）4.2(1934)：24說：「……似王浮或取《漢書·西域傳》文及諸國名插入老子教化行於西域各地之記事，非別有《西域傳》一書」，已認識到非別有《西域傳》一書之事實。

論，因為兩個問題屬於不同層次。然恐讀者諸君更欲追究：「你從消極方面指出允姓為塞種說不可信，至少應進一步從積極方面提出允姓的另一可能族屬。」故本節就現有文獻範圍，配合語言文字所提供之線索，提出另一選擇：允姓應是羌族。

當春秋之世，允姓之戎與晉最有關涉。晉獻公分娶二女於大戎、小戎，大戎為狐氏，小戎即允姓；⁷⁶ 大戎女生文公重耳，小戎女生惠公夷吾。《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⁷⁷ 又《左》襄十四傳范宣子責戎子駒支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云云，杜注：「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⁷⁸ 《左》昭九傳晉率陰戎伐潁，⁷⁹ 周使詹桓伯責晉曰「先王居櫛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⁸⁰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⁸¹ 云云。昭公十七年九月庚午，晉滅陸渾氏，陸渾子奔楚。哀公四年，陰地之命大夫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注：「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杜注又云：「陰地，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⁸² 綜觀傳、注，似可假定：一，允姓之戎源出姜姓之戎（姜戎，姜戎氏），陰戎源出允姓之戎。二，被遷之前所居地名，「陸渾」為戎語，「瓜州」為華民所賦地名，「陸渾」之名並隨戎而移入內地，故有縣名陸渾。三，戎遷入伊、洛一帶之後，因河南山北「陰地」之名而稱「陰戎」，從舊居地名則稱「陸渾戎」；後復單以居陸渾縣者為「陸渾戎」，餘者為「陰戎」；實則均為自瓜州徙來之戎，故又統稱「九州（即瓜州）之戎」。

秦、晉二國欲誘戎來伊川，必戎情願放棄瓜州而後可。《左》襄十四傳范宣子責姜戎子駒支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云云，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云云，似乎秦人的貪略土地成為姜戎放棄瓜州的推動因素，而惠公（惠公母系為允姓）賜地則其內徙之誘因。東晉燉煌學者闕駟以秦築長城

⁷⁶ 《春秋左傳正義》，頁177，《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杜注：「小戎，允姓之戎。」

⁷⁷ 同前書，頁288。

⁷⁸ 同前書，頁557。

⁷⁹ 同前書，頁778，杜注：「陰戎，陸渾之戎。」

⁸⁰ 同前書，頁779，杜注：「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

⁸¹ 同前書，頁247，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

⁸² 同前書，頁364。

西不逾臨洮，遽以爲秦未曾據有瓜州之地，故推斷迫逐瓜州戎者實爲月氏，⁸³ 北魏・酈道元從其說。⁸⁴ 荀濟蓋本此而謂「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復緣《漢書・西域傳》月氏迫逐塞種之文，妄加牽合，謂戎遂因此西踰蔥嶺，南奔印度。但杜注《左傳》明言允姓戎內徙爲陰戎，而《後漢書・西羌傳》祇載月氏被匈奴迫逐西遷時有殘部「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⁸⁵ 語言、風俗漸染羌化，猶得稱「胡」，⁸⁶ 未有片語及於塞種，且謂：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
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故曰三危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
 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州，允姓
 戎遷于渭汭，東及輶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
 廣。……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餘種皆反舊
 爲酋豪云。⁸⁷

然則陰戎（允姓戎）當屬羌系民族。漢世西羌以零吾、先零及燒當種爲雄強。燒當羌世居河北大允谷，曾敗漢軍于允街、允吾、唐谷，時羌酋滇吾有子名東吾、迷吾、號吾，並見《後漢書》。疑「允」字即允姓之允，「吾」[ŋa] 字即吾離、夷吾、徐吾⁸⁸ 之吾，都是上古羌語專名常用的漢字對音。⁸⁹ 饒宗頤以爲允字與獫狁有關，余太山則堅持「允姓」對譯 Asii（按即 Asioi）。按周世戎狄亦得有姓，如鮮虞（白狄別種）爲姬姓，廆咎如（赤狄別種）爲隗姓。⁹⁰ 《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后也。」其第五「曹姓」，據《索隱》引《系本》云：「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邾是」，⁹¹ 似亦不得謂「姓」

⁸³ 《太平寰宇記》引關駟《十三州志》：「瓜州戎爲月氏所逐。并六國，築長城，西不過臨洮，則秦未有此地。」見關駟撰，張澍輯，《十三州志》（收入《關中叢書・第一集》〔陝西：通志館，1935〕），第3冊，頁7a。

⁸⁴ 《水經注》卷四〇，「燉煌」：「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見《水經注校釋》，頁707。

⁸⁵ 《後漢書・西羌傳》，頁2899。

⁸⁶ 「羌胡」包括羌及混血的月支胡。

⁸⁷ 《後漢書・西羌傳》，頁2875。

⁸⁸ 徐吾氏爲茅戎之別，見《左傳》成公元年。

⁸⁹ 當然，不應「充類至盡」，謂凡帶有此字者皆是羌名，如齊人管仲名夷吾。

⁹⁰ 廆咎如有女叔隗、季隗，季隗嫁重耳。

⁹¹ 《史記・楚世家》，頁1690。

非「姓氏」之義。《山海經·大荒南經》：「有鼬姓之國，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若此處宗山之「宗」非「宗族」之「宗」，則姓山之「姓」或可不作「姓氏」之「姓」解。縱使如此，周人何以獨取帶古希臘語複數語尾的 *Asioi* 而加以音譯，卻不從塞人本民族或其他鄰族的語言譯出？可見其說固不止對音上有困難而已。又「獫狁（獫狁，嚴允）」二字添置犬旁，與「犬（吠）戎」（按秦亦出自犬戎）似有瓜葛。頗疑「嚴允」相當于藏文地名、氏族名中的 *Gnyan* 字，⁹²「允」相當于 *Nyan/Nyen*，*Gnyan*、*Nyan* 是一詞之方音異讀，漢文未必有所省譯。歐人曾釋 *Saka* 為「犬」（新波斯語呼犬為 *sag*），饒宗頤因疑犬戎為塞種。⁹³ 按《舊唐書·吐蕃傳》載吐蕃國人「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揖而止」。同書〈突厥傳〉：「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勤、瞰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袁〕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⁹⁴ 高車、突厥奉狼為祖先（蒙古亦然），⁹⁵ 自視貴於狗種，宜有是語。然則吐蕃或是犬戎

⁹² 有凶厲、險惡的意思，又指一種盤角山羊。盤角羊頭的形象屢見于古波斯文物，但是否對獫狁有過影響或受過獫狁的影響，則未易言。見 John Curtis, *Ancient Per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7, 50, 53.

⁹³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1冊，頁363：「余久疑犬戎應為塞種。」

⁹⁴ 劉昫，《舊唐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突厥傳〉，頁5175。

⁹⁵ 滿洲貴族鈕祜祿氏（郎氏），滿文作 *Niohuru*。赫哲語 *nioguru*，其義為狼，滿語作 *niohe*，女真語「嫩果黑」疑借自契丹語「捏褐」（契丹語「捏褐」為犬；見《遼史·禮志》，頁879。按洪皓《松漠紀聞》頁374謂契丹語稱跪拜為「捏骨地」，實接近滿語 *niyakūra-*），蒙古語作 *noqai*，如《蒙古秘史》頁451中者別（*jebe*）、忽必來（*qubilai*）、者勒蔑（*jelme*）、速別額台（*sübe'etei*）為帖木真之「四狗」（*dörben noqas*）。筆者以前未能解釋 *Niohuru*（鈕祜祿）、*Niohere*（鈕赫勒）二姓，偶檢金啟琮教授《女真文辭典》頁203有 *lɔfu-əɔ* 勒付厄勒（如熊，按 *lɔfu* 為熊），因悟 *niohere* 為女真語「如犬一般的」之義。疑 *niohuru* 為 *niohe* + *-buru*，滿洲語後綴 *-buru* 之例有 *manggaburu*（難為的）、*eimemburu*（孽障！）、*ubiyaburu*（討人嫌！詈人語）等。通古斯諸族稱犬的原語，當是 **inda-*（滿語 *indahūn*），女真郎氏以狼為姓，蓋受契丹影響。耶穌會士巴多明神父（*Père Parennin*）在一七二三年五月一日致法國科學院之書信中，記錄韃靼語（*langue Tartare*，指滿洲人的語言——*la langue des Mantcheoux*）有關犬的豐富語彙，如七個月大的狗崽為 *niaha*（比較契丹語「捏褐」），七到十一個月大的狗崽為 *nouquere*，十六個月以上則全部統稱 *indagon*，母狗則稱 *nieguen*。見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is: J. G. Merigot le jeune, 1781), Tome 19, p. 280. 按這幾個名詞的拼寫，當反映巴多明從他的滿洲語師傅們那裡聽取的讀音，除 *indagon*（=*indahūn*,

的支裔。十九世紀末，Vs. Miller 研究高加索居民 Ossete 人的語言，認為其複數標誌 -tä⁹⁶ 淵源甚古，希臘舊籍所載 Skuthai (*sku-tä) 一名之語尾即其前身，屬於上古歐亞游牧民族 Skuthai 或 Sauromatai 的語言 (skytho-sarmatisch)；⁹⁷ Mazahéri 採其說，進而推斷：古希臘、羅馬人以複數形式的 skutha 稱呼塞人，而亞利安人以單數形式的 saka 稱呼塞人，其義為犬，犬戎（羌、藏種族）的犬祖思想即源自塞人 (les Thibétaines avaient adopté la religion des Saca)。⁹⁸ 但 Szemerényi 從古伊朗語歷史的角度斷定 saka 為「犬」義難以成立，而 *skuda 就印歐語歷史的角度而言應是「射手」之意。⁹⁹ 由此觀之，我們或可說 Skuthai 相當於西漢人所謂「引弓之民」。¹⁰⁰ 不過，Bailey 始終以 saka 為「強大有力」，而認為 skuk- 應是 Skuthai 族名的語根，義為「著名」。¹⁰¹ 顯而易見，塞種名義應作何解，迄無定論，唯 saka 為「犬」之說似不可靠。

老子入夷狄為釋迦佛之說已有「塞=釋」（上文二節）、「塞=夷狄」（上文三節）為基礎，為道士取《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提供了條件。又因闕駟懷疑《左傳》之說，推測迫逐瓜州戎者是月氏而非秦，使人得以《左傳》的瓜州戎

in- 亦作 yen-) 之外，其餘都與契丹語「捏褐」有淵源，此則非神父所知也。見脫脫等修，《遼史》（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洪皓，《松漠紀聞》（收入《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第10冊）；額爾登泰、烏雲達賚校勘，《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金啟琮，《女真文辭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Toh Hoong Teik（卓鴻澤），*Materials for a Genealogy of the Niohuru Clan: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Manchu Onomastics*, Aetas Manjurica, Tomus 1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pp. 37, 60, 98: Yendahūci~Indahūci.

⁹⁶ 例如奧謝金語 (Ossetic) 的雪豹為 фырэнк, 複數形式作 фырэнктæ; 見 В. И. Абаев, *Осетин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Ирон-уырыссаг дзырдтæ]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Северо-Осетин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70), p. 467.

⁹⁷ Vsevolod F. Miller, *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 vol. 1, *die Sprache der Osseten* (Strassburg: K. J. Trübner, 1903), § 50 "Die Bildung des Plurals."

⁹⁸ Aly Mazahéri, *La Route de la Soie* (Paris: S.P.A.G. [Papyrus], 1983), pp. 260, 492.

⁹⁹ Szemerényi,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pp. 21, 40-41.

¹⁰⁰ 《史記·匈奴列傳》，頁2896記載匈奴新破月氏、樓蘭、烏孫、呼揭諸國，致書漢廷曰：「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天官書〉，頁1347：「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

¹⁰¹ Harold 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Khotanese Texts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1, 137. Emmerick 追隨 Bailey 之說，進一步將于闐塞語中的于闐國名 Hvatana 分析為 *hu-vat-ana- "very powerful"; 見 Ronald E. Emmerick, "Names from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2.2(1968): 88-89.

同《漢書·西域傳》的塞種聯繫起來。〈西域傳〉「塞種」即《左傳》「〔瓜州〕允姓之戎」一說，遂從此出。

尙有一疑問：塞種本允姓之戎說，固由敦煌一地作為附會的起點，但春秋時為「允」姓，漢代為「塞」，毫不相似，若無法就族名亦覓得一附會之點，恐當日未易產生聯想。《廣弘明集》卷七〈辯惑篇第二之三〉錄荀濟文，于「允」字下注：「音捐。」¹⁰² 是「允」、「捐」同音，故得以允姓牽連比附駐于捐毒之塞種。《後漢書·西羌傳》於允街、允吾之下注音為鈐。¹⁰³ 清·黃叔琳輯《硯北雜錄》卷二謂：「《禹貢》導沅水，《山海經》作瀨水瀨音蟬。郭璞曰：瀨沅聲近，即沅水也。孫汝登曰：《史記·夏本紀》兗州作沅州，沅當讀如兗。今《大全》沅音尹，非。」¹⁰⁴ 「允」、「捐」在漢語中可讀為 ien，但「捐」轉寫當時外國語的 in-（捐毒 *induka-），¹⁰⁵ 而「允」表羌、藏語言的 nyan 實屬可能，塞種居地捐毒與允姓未必有若何關係。

漢代思想上的黃老之學（以及文學上的歌、賦），在一定程度上，標誌著晚周齊楚文化在秦亡以後的一種勝利。漢通西域後，安息、月氏人漸攜釋教東來。漢人初視釋、老同為清淨之教，復緣舊有老子見周衰而去之傳說，度老子必入夷狄境內，並以為即「西域」之地，遂創為「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說。迨唐興，皇室尊隆道教，太宗李世民為「天可汗」，西域漸知有「老子」，¹⁰⁶ 太宗復令

¹⁰² 《廣弘明集》，頁129a。

¹⁰³ 《後漢書·西羌傳》，頁2879。

¹⁰⁴ 黃叔琳，《硯北雜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第158冊），頁26b。《大全》即明·胡廣等撰《書經大全》，見《硯北雜錄》（收入《四庫珍本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卷三，頁80b。

¹⁰⁵ Bailey 認為捐毒並非 Indus，而應還原為 *induka-，意思是「山居之民」(mountain folk)，取地名興都庫什 Hindukush (hindū-kuš，高山地帶)之語根 (hindu- “high place, hill, mountain”)、亞美尼亞語借詞 inc (豹)之語根 (hind- “to rise up”，豹是一種 “pouncing” animal) 為比較。見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p. 65。本文送審歸來後，筆者始見 Tremblay 最近指出 *induka- 在吐火羅語中應以 y- 開頭，並假定 *induka- 之外存在 *yantuka- 這一形式；見 Xavier Tremblay, “Irano-Tocharica et Tocharo-Iranica,” *BSOAS* 68.3(2005): 427-428。按拙說以「捐毒」之「捐」與「允姓」之「允」同讀為 ien (捐毒 *ien tok)，是由漢文古書的音注得出。Tremblay 從伊朗語和吐火羅語的詞彙借用情況推導出 *yantuka-，較之 Bailey 的 *induka-，讀音更貼近 *ien tok。兩說殊途而同歸，恐非偶合。特補於此，以為異日之券。

¹⁰⁶ 王玄策于吐蕃棄宗弄贊 (Khri srong brtsan / Srong btsan sgam po) 在位時赴印度，五天竺屬國有伽沒路國，「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見《舊

玄奘譯《老子》爲梵文，作爲一種「化胡」的實際行動，而「老子化胡」說在唐代亦續有發展。唯中國歷史步入唐初，華北的民族成分與文化氛圍已迥異於兩漢之時，李唐崇老，且欲使西方的佛陀同于東方的老子，祇是因爲李姓同宗，抑或別有他故，頗有探討的必要。今當論此。

二・李唐氏族問題與老子之瓜葛

（一）李唐攀附老子之謎

李唐既已攀附隴西李氏，何必畫蛇添足，更攀附老子，徒然啓人疑竇？武威李氏，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說，「本安氏，出自姬姓。黃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號安息國」，這是攀附「三皇五帝」中的黃帝，是一種普通的做法。至於攀附玄教的教主，以至於不得不對佛教施壓，如李唐所爲，不可謂非奇事。被迫與唐太宗抗辯的佛教代表是法琳，他的努力以流放、客死告終，而得到當時佛門中人的懷念。彥悰寫《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特地請了「隴西狄道」的李氏即李懷琳作序，序中說：「弟子狄道李懷琳，與琮〔悰〕上人志協金蘭，義符膠漆，雖緇素有隔，而臭味頗同。」足見僧人如彥悰對李唐的攀附行爲，大不以爲然。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載法琳指李唐爲拓跋苗裔，其詞殊爲奇特：

琳聞：拓拔達闐，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隴西之流也。

謹案：老聃之李，牧母所生。若據隴西，乃皆僕裔。何者？《燉煌寶錄》

云：「桓王三十九年，幸閑預庭，與群臣經夜論古今。王曰：『老聃父為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虔，字元卑。瘞跛下

唐書・天竺傳》。藏文文獻 *Sba bzhed* 載吐蕃王 Khri srong lde brtsan 謂其先祖以漢地 *Le'u tshé skyang* 一書有安民之術 ('bangs bde ba'i tshis)；疑此是「老子〔化胡〕經」，參看 R. A. Stein ed.,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yas: sBa-bzêd* (Paris: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61), p. 9; R. A. Stein, "Une mention du manichéisme dans le choix du bouddhisme comme religion d'état par le roi tibétain Khri-sron lde-bcan," in *Indianisme et bouddhisme: mélanges offerts à Mgr Étienne Lamotte* (Louvain-la-Neuv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0), pp. 330, 337.

踐，胎即無耳，一目不明，孤單乞貸，年七十二無妻，遂與鄰人益壽氏宅上老婢字曰精敷野合懷胎而生老子。』」又王儉《百家譜》云：「李姓者，始祖阜蘇之後，為舜理官，因遂氏焉，乃稱李姓。李氏之興起於聃也，以李樹下生，乃稱李姓。至漢成帝時，有李隱抗烈毀上被誅，徙其族於張掖，在路暴死，其奴隸等將其印綬冒涼得仕，所謂隴西之李自此興焉。」

竊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闐達系，陰山貴種。經云「以金易鉅石，以絹易縷褐，如捨寶女，與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棄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即其事也。¹⁰⁷

按《燉煌寶錄》疑即《燉煌實錄》，¹⁰⁸「寶」殆為「實」之訛。王儉抄次《百家譜》，見《南齊書·賈淵傳》，《隋書·經籍志》亦著錄王儉「《百家集譜》十卷」。道宣《續高僧傳》卷二五載法琳「辯對」有「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¹⁰⁹之語，而太宗最終竟也說：「法琳雖毀朕宗祖，非無典據。」法琳實有所本，可惜未交代他的「拓拔達闐，唐言李氏」說的出處，留下一個歷史疑團。

（二）「『拓拔達闐』，唐言『李氏』」解

法琳言「『拓拔達闐』，唐言『李氏』」，此語殊不可解。拓拔是李氏乎？達闐是李氏乎？拓拔達闐四字是李氏乎？

一向祇有拓拔是李氏的傳說。《南齊書·魏虜列傳》：「宏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為姓，故虜為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¹¹⁰《宋書·索虜列傳》：「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¹¹¹此說可信與否，姑置不論，但拓跋為李氏的傳說一度流行，要為事實。¹¹²對於一般以「拓跋」當突厥文 Tabyač 的看法，筆者未敢苟同。

¹⁰⁷ 彥棕，《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大·2051，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頁210a-b。

¹⁰⁸ 《魏書·劉昉傳》謂昉著有「《敦煌實錄》二十卷」，《隋書·經籍志》則著錄十卷。

¹⁰⁹ 道宣，《續高僧傳》（大·2060，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頁638b。

¹¹⁰ 蕭子顯，《南齊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魏虜列傳〉，頁993。

¹¹¹ 沈約，《宋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索虜列傳〉，頁2321。

¹¹² 關於李唐與李陵後人的關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頁2468的正式記載只有如下幾

不過 Tabyač 是鮮卑語「拓跋」的突厥化形式，卻屬可能。突厥人稱李唐為 Tabyač，同拓跋為李氏之說想不無關係。

法琳言達闐而必及於拓跋，顯然是以達闐出自拓跋氏。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謂「達闐」為「大野」之異譯，即西魏宇文泰賜李虎姓，甚是。¹¹³ 今既知宇文氏賜李虎姓大野，而大野即達闐，則拓跋達闐即李虎無疑。沈曾植〈雜家言〉云：「《魏書·官氏志》無達闐氏，琳言不知所據。」¹¹⁴ 達闐如為貴種，《魏書》何故失載？蓋法琳以為達闐系出拓跋氏，北魏時固未有達闐氏，或雖有之，而非此貴族血統之達闐氏；¹¹⁵ 達闐乃拓跋達闐之名，作為「陰山貴種」的「達闐達系」，即始自拓跋達闐。此解或可釋寐叟之疑。關於鮮卑語某詞可以為名字，亦可以為姓氏，拓跋世系中有一現成之例。據《魏書·帝紀》，拓跋先祖名詰汾。按詰汾即俟汾¹¹⁶ 的別譯，如維摩詰即菩薩居士 Vimalakīrti 的對音——「詰」對 kīr；伊嗣俟即波斯王 Yazdēkirt 的對音——「俟」對 kir；又如突厥語頡利發一譯俟利伐。¹¹⁷ 俟汾即宇文氏的「宇文」，宇文是匈奴語形式，¹¹⁸ 俟汾則為鮮卑語形式。¹¹⁹ 宇文／俟汾／詰汾，既見於人名，亦見於族氏。達闐／達野／大野，應同此例。陳寅恪僅注意李虎胡姓為大野，執著於與大野部毫無干係之漢人亦得賜姓大野之事實，不曾理會「達闐」（大野）在法琳辯詞中先是胡

句話：「漢騎都尉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氏曰丙。後周有信州總管龍居縣公明，明生榮，唐左監門大將軍、應國公，高祖與之有舊，以避世祖名，賜姓李氏。」

¹¹³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收入《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322。大野拔，《北史》同時作達野拔，見《北史》，頁175, 693, 1793。

¹¹⁴ 沈曾植撰，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64。

¹¹⁵ 如《魏書》有大野拔，然此「大野」是姓？或名之一部分？尚難斷言。

¹¹⁶ 《魏書·高車傳》高車十二姓之第九為「俟分氏」；「俟文」見於《北魏文成帝南巡碑》。Toh Hoong Teik, "The -yu Ending in Xiongnu, Xianbei and Gaoju Onomastica," *Sino-Platonic Papers* 14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5), pp. 1-2, 5-9.

¹¹⁷ 「頡」、「頡利」都可以對譯突厥語 il/el；俟，亦可對譯柔然、突厥語的 ir 音節，如俟斤即 irkin。見 Paul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4(1929): 225-229. 此突厥官銜，古藏文作 hirkin，參看 Gérard Clauson, "À propos du manuscrit Pelliot Tibétain 1283," *Journal Asiatique* 245 (1957): 14.

¹¹⁸ 「字」可能表示 ur- 或 ul-。

¹¹⁹ 「俟」可能表示 ir- 或 il-。關於 il-~ul- 的語音現象，在阿爾泰語系語言中完全可能，可比較滿洲語 iletu（明顯），elde-（照耀；elden，光），ulde-（發光；ulden，曙光）。參看 Toh, "The -yu Ending in Xiongnu, Xianbei and Gaoju Onomastica," pp. 5-6.

名、後爲胡姓這一層含意，所以未能落實他本人提出的考證胡名寓意有助於辨明史實的思想。

法琳上書抗辯，書中自須避諱，不宜直書「虎」字，只好說「唐言李氏」。若他說「唐言李虎」，反倒難以想像；或者採用任何替代字，都不易得體。然太宗固明瞭法琳謂李唐祖先非是李耳，乃是李虎，而「李虎」爲「拓跋達闍」之「唐言」，「達闍」即胡語「虎」的意思。按梵語虎爲 *vyāghra* 或 *śardūla*（此系外來詞，音譯舍頭），¹²⁰ 鬻狗爲 *tarakṣa*（巴利語 *taraccha*），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作「豹」，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作「羆」，¹²¹ 且依當日對音習慣，應作「多羅叉」之類方是。「達闍」必非天竺語，而是李虎的鮮卑語名字。

（三）「達闍」原語

據《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李虎有兄名起頭，弟名乞豆。按北朝胡名、胡姓頗有以「豆／頭」收尾者，¹²² 如代人莫各豆、¹²³ 大頭、¹²⁴ 達頭、¹²⁵ 破野頭、¹²⁶ 爾頭¹²⁷ 等等，似爲鮮卑語。李虎兄弟均取胡名，李虎本人亦有胡名即達闍，甚合情理。以虎豹爲名姓，非單一種族的專利，若無其他線索，實不致懷疑李虎之「虎」爲胡名意譯。《魏書》載薛野睹（代人，叱干氏）子名虎子，¹²⁸

¹²⁰ 竺法護譯有《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一名《虎耳經》。

¹²¹ 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大·1559，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9冊），頁167a；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大·1558，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9冊），頁46c。

¹²² 對譯胡語音節 *du/tu*。比較鳩摩羅什的老師罽賓王族槃頭達多（*Bandhudatta*，見《高僧傳》，頁330b）、世親梵名音譯婆藪槃豆（*Vasubandhu*，見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大·2049，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頁188a）。

¹²³ 見《北魏文成帝南巡碑》，轉引自 Toh, "The -yu Ending in Xiongnu, Xianbei and Gaoju Onomastica," p. 3.

¹²⁴ 《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

¹²⁵ 《魏書·薛野睹傳》。

¹²⁶ 《隋書·宇文述傳》稱宇文述本姓破野頭。

¹²⁷ 《魏書·劉仁之傳》；「爾頭」與「爾朱」在胡語中可能為同一詞語。

¹²⁸ 《魏書·薛野睹傳》，頁996。

《北齊書》作豹子，¹²⁹《北史》避唐諱，改虎作彪。¹³⁰《魏書》伊馱族孫名豹子（代人）。¹³¹華民對虎和雪豹或不甚分別，故無定譯，未必一概出於避諱。

據《魏書·鐵弗劉虎傳》，劉虎一名烏路孤，其子劉務桓（即赫連勃勃之祖父）一名豹子。鐵弗部稱虎（豹）為烏路孤，稱豹子為務桓。「北人謂胡（按指匈奴）父鮮卑母為『鐵弗』」。鐵弗部的語言可能是一種匈奴方言，惜無可詳考。按蒙古語虎為 bars、¹³² qablan，豹為 irbis，並借自突厥語，但蒙古族的祖先未必不識虎豹，既識得虎豹，自應有指稱虎豹的詞語才對。比如屬於通古斯語支 (Tungusic) 的 Ewen 語和屬於突厥語族 (Turkic) 的 Chuvash 語，因為俄羅斯勢力的影響，都已借用俄語 тигр（虎）和 леопард（豹），其固有詞語反而忘失。蒙古語中有一相當古老的陰性詞尾 -čin/-jin，僅殘留於少數詞語中，如 ölgöčin 指母狗或雌獸，如雌虎；qarayčin 指雌性黑畜，如黑母牛，qar-a 為黑色。芬蘭的阿爾泰語專家 Ramstedt 提供瓦剌 (Oyirad) 語 ölkötšin (Hündin, 母狗) 和 ölkötšin (graugesprenkelt, graufarbig, 有灰斑的、灰色的) 之古典蒙古文形式，分別作 ölgöčin 和 ölegčin。¹³³疑 ölü-/ölö-/öle- 本為一詞，義為灰色，ölgöčin 原指雌性雪豹，引申為雌性猛獸，後縮小詞義範圍而指母狗，此亦如《爾雅·釋獸》說熊虎之子稱為狗，¹³⁴固非罕見的語言現象。今推測「烏路孤」為 *ölgö 的對音，或許便是蒙古「雪豹」業已消亡的古語。「務桓（丸）」的原型不易求得，但與蒙古語 gölüge[n]（狗崽子）——達斡爾 (Dagur) 語為 nogoi gulgin，¹³⁵前加 nogoi（犬），可見原不專指狗崽——或不無關係。¹³⁶

「達闐」的遺跡既未見於突厥語和蒙古語，似當於滿洲暨通古斯語族 (Manchu-Tungus) 中求之。索倫 (Solon) 語的老虎為 tasax，俄人在十九世紀末

¹²⁹ 李百藥，《北齊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薛琠傳〉，頁369。

¹³⁰ 《北史·薛彪子傳》，頁921。

¹³¹ 《魏書·伊馱傳》，頁991。

¹³²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卷二記姚天福「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即此字。

¹³³ G. J. Ramstedt, *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Lexica Societas Fenno-Ugricae III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1935), p. 295.

¹³⁴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363。

¹³⁵ 開英，《達斡爾、哈薩克、漢語對照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頁254。

¹³⁶ 「烏桓（丸）」當是同一詞，以獸名為山名、部族名。「鮮卑」為瑞獸之名一說，近代多有質疑之者，實則「鮮卑」本義為獸名是最可信之說。

據布特哈 (Butkha) 人的發音記爲 racxá,¹³⁷ 顯然就是滿洲語的 tasha, 亦即《女真譯語》的「塔思哈」。¹³⁸ 遼陽太子河 (Tasha Bira) 之「太子」二字所反映的滿洲語音, 似已相當接近口語 tasəhə。滿洲語虎崽則作 targon, -gan 爲小稱詞綴 (diminutive)。「達闐~大野」可以還原爲 *ta[r]ja,¹³⁹ 演變爲 *taša¹⁴⁰ 和 *tasa, 復加上 -ka 後綴而爲 *tasaka。女真語 -ka、-ha 不分, 遂得爲 tasha。比較滿洲語禽鳥 gasha (口語 gasəhə), Ewenki, Negidal, Nanai, Ulcha, Oroch 等語皆爲 gasa; 滿洲語喜鵲 caksaha~saksaha, Ewenki、Negidal 等語作 saksa, 而古典蒙古語則爲 šayaǰayai~siyaǰayai~siyaǰigai。契丹文的虎字, 清格爾泰教授解讀爲 xagaas。¹⁴¹ 此讀倘不誤, 則鮮卑之虎與契丹竟不相干。

法琳知道「虎」的鮮卑語, 必當時佛門中尙傳有相關資料爲其依據。贊寧《大宋僧史略》云:「拓跋虎入冥, 具見周武受對, 并寄言隋天子爲我拔苦。」¹⁴² 一九九〇年咸陽出土的〈拓跋氏墓誌銘〉即拓跋虎之墓誌。虎爲太武帝拓跋燾 (胡名佛狸) 之後。佛狸用道教「太平真君」號而有滅佛法之舉, 後卻有求佛之意。他曾脅迫沮渠蒙遜交出西域號稱「大呪師」的中天竺僧人曇無讖, 竟致後者遭蒙遜暗殺。《南齊書·魏虜列傳》:「初, 佛狸討羯胡於長安, 殺道人且盡。及元嘉南寇, 獲道人, 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 自是, 敬畏佛教, 立塔寺浮圖。」¹⁴³ 梁·慧皎《高僧傳》卷一〇〈神異下〉則云:

¹³⁷ A. O. Ivanovskij (Ивановский), *Mandjurica I: Specimens of the Solon and Dagur Languages* [Образцы солонского и дахурского языковъ] (reprint of the 1894 St. Petersburg edition;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2), p. 25.

¹³⁸ 羅福成輯, 《女真譯語》(臺北: 臺聯國風出版社, 1974), 頁5a。

¹³⁹ 「達」得譯 tar-, 參看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rp., 1967), p. 593。「闐」[ja] 音固易訛爲「野」[ja] 音。唐人一般以「結」爲藏語 rgyal 的對音, 時或音譯爲「野」, 例如: 尚野息=Zhang Rgyal zigs; 《通典》(杜佑, 北京: 中華書局, 1988)〈邊防典〉之鶻堤悉補野='O lde spu rgyal, 《舊唐書·吐蕃傳》作罕勃野, 罕勃=spur, 蓋 spu 接下一字 rgyal 連讀, 彷彿 spur rgyal。疑當日吐蕃境內已有方言將 gyal (以「結」譯之) 讀爲 jial (以「野」譯之) 者。關於流音在兩個音節中間失落, 比較滿洲語 terse (tere, 彼, 加複數 se)~tese (彼等) 及蒙古語 talbi~tabi- (放; 義兼「放置」與「釋放」之「放」) 等例。

¹⁴⁰ 鄂倫春 (Orochen) 語爲 taʃaka。見胡增益, 《鄂倫春語簡志》(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頁192。

¹⁴¹ 清格爾泰, 〈關於契丹語中地支〔屬相〕的讀音〉, 收入《語言文字論集》(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7), 頁717-723。

¹⁴² 贊寧, 《大宋僧史略》(大·2126, 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54冊), 頁247a。

¹⁴³ 《南齊書·魏虜列傳》, 頁990。

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按即曇始）餒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謬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¹⁴⁴

拓跋族人信佛因緣直至周、隋之世未絕，如拓跋虎祖孫三代俱與佛門關係甚深，其祖父僧保出家為僧，父仲顯「兼席禪河之列」。¹⁴⁵ 唐初僧人識得鮮卑之「虎」，若謂其逕得自信佛之拓跋族人，而非摭拾鮮卑語辭書（如《隋》〈志〉所錄侯伏侯可悉陵《國語物名》之類），或竟為事實。

（四）北亞虎俗

於此不得不發生一個疑問：李虎的胡名是否寓有北亞薩滿文化的特殊意義？

據凌純聲在一九三〇年代的調查，赫哲人 (Hezhen/Nanai/Goldi) 對虎的稱謂有 mafa、enduri mafa 等語。¹⁴⁶ 由此可以看出滿洲語的影響，mafa 是滿語「爺爺」（赫哲語「祖父」為 mapa），enduri mafa 是「神仙爺爺」。匈牙利民族學家 Baráthosi 於一九〇九年所記錄的赫哲薩滿卻病頌禱歌詞稱虎及虎狀辟邪物為 amba。¹⁴⁷ Udege 人稱虎為 kuti mafa，意為「虎公公」。¹⁴⁸

屬於蒙古一系的達斡爾族也有拜虎的習俗，不知是否受滿洲的影響？達斡爾人以虎為獵神，稱為 bayin ača，¹⁴⁹ 意思是「豐裕之父」，即蒙古書面語的

¹⁴⁴ 《高僧傳》，頁3929b-c。

¹⁴⁵ 貞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北周墓葬發掘報告》（收入《中華珍貴文物叢書》〔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5。

¹⁴⁶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The Goldi Tribe on the Lower Sungari River*，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頁268。

¹⁴⁷ V. Diószegi, "A Nanai Shaman Song Sung at Healing Rite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5(1972): 126.

¹⁴⁸ A. X. Гирфанова, *Словарь удэге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2001), p. 181. 按女真語 udigə, 「野人」之義，即屢見于朝鮮國李朝實錄之「兀狄哈」，見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Chosŏn wangjo sillok*，漢城：東國文化社，1958），〈總索引〉，頁526。

¹⁴⁹ 開英，《達斡爾、哈薩克、漢語對照詞典》，頁25。

bayan 和 ečige。據一位蒙古學者的報告，達斡爾人傳說此老虎「山神爺」乃是一位「鬚髮銀白、和藹慈祥的老人」。¹⁵⁰

滿族的薩滿跳神儀式，請虎上身後跳舞的叫作 manggiyan，送神跳舞的喚作 fudešere saman。虎神自與神山崇拜有關，觀滿語《七星斗前送神神歌》中的「飛虎神」(deye tasha enduri) 即為自山降臨者 (dioju alin hada tehe meng[gun] holo ci wasihangge) 可知。¹⁵¹《柳邊紀略》卷四云：「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¹⁵²鈕祜祿氏家族中有名為莽顏達爾漢 Manggiyan Dargan¹⁵³者，Manggiyan 是跳虎神的薩滿，Dargan 或是 Targan（虎彪）的異寫，此公身分必然特殊。

漢代東夷中的濊已有「祠虎以為神」¹⁵⁴的風俗。濊在鮮卑之東，《三國志·魏書》卷二六云：「文帝初，北狄強盛，……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¹⁵⁵當然，北亞民族非自古毫不獵虎，祭祀虎神原與朝拜特定的神山（如契丹拜木葉山）有關，《隋書·東夷列傳》述靺鞨風土云：「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為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¹⁵⁶《魏書·勿吉傳》則云：「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有虎、豹、羆、狼害人。人不得山上洩汗，行逕山者，皆以物盛。」¹⁵⁷鮮卑語「大白」似與蒙古語 dabaγ-a[n]（山口、山脈；障礙）及滿洲語 dabagan（山嶺；<daba-，攀越）有關。

人名虎豹，對鮮卑人而言，蓋寓有薩滿巫教的意義，此點雖未有確證，然《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下》南安王拓跋楨（拓跋晃之子）傳云：

¹⁵⁰ 塔娜，〈達斡爾族傳說故事的民族特色〉，《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1：61-62。

¹⁵¹ 宋和平，《滿族薩滿神歌譯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頁356。

¹⁵² 楊賓，《柳邊紀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731冊），頁454, 456。

¹⁵³ Toh, *Materials for a Genealogy of the Niohuru Clan*, p. 69. 又按 Dargan 作單名時，含意為蒙古語 Darqan 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在 Manggiyan Dargan 之雙名中，作 Targan 解似較為合理。

¹⁵⁴ 《後漢書·東夷列傳》，頁2818。

¹⁵⁵ 《三國志·魏書》，頁727。

¹⁵⁶ 《隋書·東夷列傳》，頁1821。

¹⁵⁷ 《魏書·勿吉傳》，頁2220。

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¹⁵⁸

楨子英，字虎兒，據云「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但不知其醫術是近于中醫一路，抑或仍屬北亞薩滿巫術系統？又洛陽奚康生，代人後裔，¹⁵⁹ 出任相州刺史時，「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¹⁶⁰ 石虎的胡名，史文闕載；石勒的胡名爲匍勒，則史有明文。¹⁶¹ 高車之阿伏至羅「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匍勒』，猶魏言『大天子』也」。¹⁶² 羯語和高車語的「匍勒」極可能爲同一名詞（借入高車語），屬於一種古伊朗語方言，梵語 *prḍaku*（豹）詞源不明，或與之有關。乾陀羅有塞王號「虎」（Moga），¹⁶³ 塞人的虎崇拜具有軍事英雄和宗教保護神的雙重意義。¹⁶⁴ 俄人在阿爾泰山一帶古游牧民族（塞人）¹⁶⁵ 葬地遺物中亦曾發現雪豹形象的雕飾（約當西元前四世紀）。¹⁶⁶ 石勒爲豹、石虎爲虎，取「神武」之義，乃羯胡王號，頗有可能。鮮卑拓跋氏、達奚氏以西門豹、石虎並以虎豹爲名，復爲人所奉祀，欲以其部落虎俗施之，究失之不遜，至有取豹舌之舉，一旦身罹災殃，巫猶以爲虎、豹之祟，得非其薩滿故習纏綿未去之證耶？

¹⁵⁸ 《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下》，頁494-495。

¹⁵⁹ 奚，鮮卑達奚氏。

¹⁶⁰ 《魏書·奚康生傳》，頁1631-1632。

¹⁶¹ 《魏書》，頁2047。

¹⁶² 同前書，頁2310。

¹⁶³ 于闐塞語爲 *mauya*, *muyi*；見 János Harmatta, "The Language of the Southern Sakas,"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2(1989): 301.

¹⁶⁴ 參看 Алишер Акишев, *Искусство и мифология саков* (Алма-А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1984), pp. 47-50.

¹⁶⁵ 關於「考古學上的塞種」(Saka archéologique) 如何認定及其籠統性等問題，請參看 C. Debaine-Francfort, "Les Saka du Xinjiang avant les Han (266 av.-220 ap. J.-C.): critères d'identification," in *Nomades et sédentaires en Asie centrale. Apports de l'archéologie et de l'ethnologie,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soviétique d'Alma-Ata (Kazakhstan), 17-26 octobre 1987*, sous la direction de Henri-Paul Francfort (Paris: Éditions du CNRS, 1990), pp. 90-93.

¹⁶⁶ Vladimir Kubarev, "L'art antique des montagnes d'or," *Les dossiers d'archéologie* 212(1996): 42-51.

（五）老子與老虎

揚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八：「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郭璞注：「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觸其諱故。」¹⁶⁷ 按「父」、「耳」當是楚語而非夏（雅）言，郭景純渾忘其所注《山海經·海外北經》有聶耳、夸父之國。夸父又作舉父、獲父，〈北山經〉：「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鷩。」〈東山經〉：「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西山經〉記崇吾之山有獸「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夸父逐日，其杖化為鄧林，林在楚境，¹⁶⁸ 知夸父是楚地神話中一種神獸。聶耳國，據〈海外北經〉，「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為人兩手聶其耳」。「聶耳」，《淮南子·墜形訓》作「耽耳」，¹⁶⁹ 耽即老聃之聃，耳即李耳之耳。又老聃、老子之「老」，亦古楚語，〈西山經〉：「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畢沅謂「老、母聲相近，〔西老〕即西王母也」；彝族學者劉堯漢先生謂「老聃」、「李耳」在彝語方言中為虎首、母虎。¹⁷⁰《漢書》班氏〈敘傳〉云：「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¹⁷¹ 虎在楚俗中必有特殊的意義。羌系民族也有崇拜虎的風俗。《後漢書·西羌傳》記其傳說中的古代英雄無弋爰劍的故事說：「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¹⁷²《太上洞神洞淵神呪治病口章》：「九州鬼王姓革名川，領萬鬼殺人婦女；羌鬼王姓虎名百方，領一鬼殺人雞肫。」¹⁷³ 道書謂羌鬼王姓虎，或非偶然。道教的形成，雜糅有羌、楚民俗

¹⁶⁷ 揚雄撰，郭璞注，《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1178-1179冊），頁161。

¹⁶⁸ 參看《史記》，頁1166。

¹⁶⁹ 《淮南子》（收入湯一介主編，《道學精華》，第1冊），頁468。《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儋耳之國，任姓。」

¹⁷⁰ 劉堯漢，《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道家與彝族虎宇宙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114-117。

¹⁷¹ 《漢書》，班氏〈敘傳〉，頁4197。

¹⁷² 《後漢書·西羌傳》，頁2875。

¹⁷³ 《太上洞神洞淵神呪治病口章》（收入《道藏》，第32冊），頁726c。

的因子。恐怕代北之人接觸道教後已知虎稱「李耳」，不必至唐初始知之，此亦北亞薩滿文化與中土文化交融之一例。¹⁷⁴ 清朝《八旗滿洲氏族通譜》(1733-1744)載雅爾湖地方之佟佳氏 (Yarhū ba i Tunggiya) 正紅旗人岱嵩阿之孫名為達爾福 (Tarfu)。¹⁷⁵ 滿文 tarfu 也是虎，《清文鑑》云即「李父」，¹⁷⁶ 可見是由滿語「虎」與漢文「李父」拼湊新造之名詞，亦可見薩滿與道教「虎」之交會遲至清代猶進行不輟。

李唐攀附老子，反映了鮮卑薩滿遺俗與道教信仰結合的一段因緣。這種現象祇能是「五胡亂華」以後文化大融合的一個結果。李唐先祖就算非拓跋血統，恐怕在李虎這一輩也已濡染北亞風習，故其兄弟僅以胡名行，本人名字也是胡語「達闐」之意譯。

結語

中國舊史凡涉及胡人的問題，由於胡語失傳、載籍不盡不實等原因，時過境遷，每每以難得確解為苦。塞種是否出自允姓？李唐是否出自拓跋？分別是中亞史、北亞史上之疑案，是歐亞民族史上的有趣課題，尤其塞種問題，因中亞考古時有高加索人種遺存的發現，勢必日益引人矚目。不過這兩個問題之所以成為民族史公案，端拜唐代佛教文獻所賜，而且有關文獻均與宗教紛爭——圍繞「老子化胡經」的道、佛之爭——密切相關。如何使用宗教文獻所提供的史料？如何詮釋在宗教史中發現的民族史、在民族史中發現的宗教史，釐清紛繁的頭緒？始終是一個無可迴避的難題。

¹⁷⁴ 北亞薩滿文化亦以星辰為老人，蒙古語北斗星為 *doloyan ebügen*，即「七老人」。《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梁紀十七〉：「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眾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眾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被髮朝北斗在道教與北亞薩滿文化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有待細究。

¹⁷⁵ 清高宗敕撰，遼寧省圖書館古籍部整理，《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瀋陽：遼瀋書社，1989），卷一九，頁13b。滿文據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庫藏本 TMA 2252.5/6095，Hūng Jeo, Ortai, Necin 等編 *Jakūn gūsai manjusai mukūn hala uheri ejehe bithe*。

¹⁷⁶ 田村實照等編，《五體清文鑑譯解》（京都：京都大學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66），頁1060。

卓鴻澤

又漢文載籍中所見胡人源流不明、妄攀族姓¹⁷⁷ 一類現象，不純粹是中國史範疇以內的問題。幾年前，土耳其出版大型歷史書，將塞種、拓跋種並皆列入突厥種族譜系之中，¹⁷⁸ 竟似絲毫未覺有何不當，足見突厥遺種遠徙歐羅巴，接觸其地人種與文化，在新局勢之下重造民族譜系，愈擴大其攀附的範圍。此點已非本文所欲討論，但讀史者不可不加关注。

（本文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脫胎於2005年6月在史語所的講演，此次就演講要點補綴成文。友人丘內藤 (Nathan Hill) 一再調動人力，按我的猜度，將一些藏文冊葉掃描寄來：幾番工夫，換取半行文字。謹志厚誼。兩位審稿人不辭疲厭，評審拙稿，惠我良多，在此表示衷心的敬佩與感謝。

¹⁷⁷ 由源流不明，易為攀附，以攀附故，益增其不明。

¹⁷⁸ Hasan Celâl Güzel et al., *The Turks* (Ankara: Yeni Türkiye, 2002), vol. 1, p. 34, “The Genealogy of the Turks.”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道化四夷品〉，收入《道藏》，第33冊。
- 《二十四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0-1970；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 《大唐西域記校注》，季羨林等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大戴禮記》，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子部，第10冊。
- 《大寶積經》（大·310），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1冊。
- 《山海經》，郭璞注，畢沅校，收入《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太上大道玉清經》，收入李德范輯，《敦煌道藏》，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1999。
- 《太上洞神洞淵神呪治病口章》，收入《道藏》，第32冊。
- 《方廣大莊嚴經》（大·187），地婆訶羅譯，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
- 《列子》，收入湯一介主編，《道學精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第1冊。
- 《妙法蓮華經》（大·262），鳩摩羅什譯，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9冊。
- 《阿毘達磨俱舍論》（大·1558），玄奘譯，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9冊。
-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大·1559），真諦譯，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9冊。
- 《春秋左傳正義》，宋本十三經注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春秋繁露》，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第10冊。
- 《高僧法顯傳》（大·2085），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1冊。
- 《婆藪槃豆法師傳》（大·2049），真諦譯，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
- 《淮南子》，收入湯一介主編，《道學精華》，第1冊。
- 《普曜經》（大·186），竺法護譯，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
-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卓鴻澤

- 《爾雅注疏》，郭璞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管子》，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第61冊。
- 王嘉撰，蕭綺錄，《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司馬遷，《史記》，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田村實照等編，《五體清文鑑譯解》，京都：京都大學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66。
- 吳萊著，宋濂編，《吳淵穎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238冊。
- 宋翔鳳，《過庭錄》，收入《學術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李百藥，《北齊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李延壽，《北史》，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李德范輯，《敦煌道藏》，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1999。
-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沈約，《宋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沈曾植撰，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姚瑩，《康輶紀行·東槎紀略》，收入《安徽古籍叢書》，合肥：黃山書社，1990。
- 姚範，《援鶉堂筆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148冊。
- 彥悰，《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大·2051），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
- 洪皓，《松漠紀聞》，收入《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第10冊。
- 胡增益，《鄂倫春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范曄，《後漢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班固，《漢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 張澍輯，《續敦煌實錄》，收入《隴右文獻叢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 清高宗敕撰，《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遼寧省圖書館古籍部整理，瀋陽：遼瀋書社，1989。
- 脫脫等修，《遼史》，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陳壽，《三國志》，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 揚雄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郭璞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1178-1179冊。
- 黃叔琳，《硯北雜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第158冊。
- 黃叔琳，《硯北雜錄》，收入《四庫珍本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238冊。
- 楊賓，《柳邊紀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731冊。
-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大·2104），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2冊。
- 道宣，《廣弘明集》（大·2103），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2冊。
- 道宣，《釋迦方志》（大·2088），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1冊。
- 道宣，《釋迦氏譜》（大·2041），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
- 道宣，《續高僧傳》（大·2060），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
- 僧叡，《出三藏記集》（大·2145），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
- 蒙文通，《古族甄微》，收入《蒙文通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3，第2卷。
- 劉昫，《舊唐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慧皎，《高僧傳》（大·2059），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蕭子顯，《南齊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錢謙益撰，《牧齋有學集》，錢曾箋注，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校勘，《蒙古祕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 魏收，《魏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魏徵，《隋書》，收入《二十四史點校本》。
- 贊寧，《大宋僧史略》（大·2126），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4冊。
- 闕駟撰，《十三州志》，張澍輯，收入《關中叢書·第一集》，陝西：通志館，1935，第3冊。
- 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Chosŏn wangjo sillok*)，漢城：東國文化社，1958。
- Hûng Jeo, Ortai, Necin 等編，《*Jakûn gūsai manjusai mukûn hala uheri ejehe bithe*》，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庫藏，編號 TMA 2252.5/6095。

卓鴻澤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is: J. G. Merigot le jeune, 1781, Tome 19.
Pliny, *Natural History* [Plinii Naturalis Histor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5.

二、傳統文獻（蒙、藏文）

- Don dam smra ba'i seng ge, *Bshad mdzod yid bzhin nor bu*. In *A 15th Century Tibetan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edited by Lokesh Chandra.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69. (《如意珠講庫》)
- Gu ru U rgyan gling pas Yar klungs Shel gyi brag phug nas bton pa, *Bka' thang sde lnga*. Rdo rje rgyal pos bsgrigs pa. Pe ci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97. (《五部遺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 Dpal 'byor bzang po, *Rgya bod kyi yig tshang mkhas pa dga' byed chen mo 'dzam gling gsal ba'i me long*. Kharing tu'u: Si khr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5. (《漢蕃冊府》，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 Lde'u Jo sras, *Chos 'byung chen mo bstan pa'i rgyal mtshan lde'u jo sras kyis mdzad pa*. Lha sa: 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7. (《法源大史教法勝幢》，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 Mkhas pa Lde'u, *Rgya bod kyi chos 'byung rgyas pa*. Bod rang skyong ljongs spyi tshogs tshan rig khang bod yig dpe rnying dpe skrun khang (gra sgrig) nas bsgrigs. Lha sa: 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7. (《法源詳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三、近人論著

王維誠

1934 〈老子化胡說考證〉，《國學季刊》（北平）4.2：1-122。

余太山

2000 《古族新考》，北京：中華書局。

余嘉錫

1977 《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

宋和平

1993 《滿族薩滿神歌譯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林梅村

1995 《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

金啓琮

1984 《女真文辭典》，北京：文物出版社。

賁安志

1993 《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北周墓葬發掘報告》，收入《中華珍貴文物叢書》，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凌純聲

1934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The Goldi Tribe on the Lower Sungari River*)，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寅恪

2001 〈李唐氏族之推測〉，收入《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320-322。

開英

1984 《達斡爾、哈薩克、漢語對照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馮承鈞譯

1995 〈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北京：商務印書館，第2卷，頁160-234。

塔娜

1986 〈達斡爾族傳說故事的民族特色〉，《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1：59-68。

劉堯漢

1985 《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道家與彝族虎宇宙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羅福成輯

1974 《女真譯語》，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

饒宗頤

2003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Bailey, Harold W.

1954 "Hārahūṇa." In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zum 65. Geburtstag*.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85 *Indo-Scythian Studies. Khotanese Texts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edict, Paul K.

1990 "The Gods of Sino-Tibetan." *Acta Orientalia* 51: 161-172.

Brown, W. Norman

- 1933 *The Story of Kālaka: Texts, History, Legends, and Miniature Paintings of the Śvetāmbara Jain Hagiographical Work the Kālakācāryakathā.*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Carter, Martha L.

- 1992 "A Scythian Royal Legend from Ancient Uḍḍiyāna."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6: 67-78.

Clauson, Gérard

- 1957 "À propos du manuscrit Pelliot Tibétain 1283." *Journal Asiatique* 245.

Curtis, John

- 1990 *Ancient Per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baine-Francfort, C.

- 1990 "Les Saka du Xinjiang avant les Han (266 av.-220 ap. J.-C.): critères d'identification." In *Nomades et sédentaires en Asie centrale. Apports de l'archéologie et de l'ethnologie,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soviétique d'Alma-Ata (Kazakhstan), 17-26 octobre 1987*, sous la direction de Henri-Paul Francfort. Paris: Éditions du CNRS, pp. 81-95.

Denwood, P. T.

- 1990 "Tibetan *Pho-brang* in the Early Period." In *Indo-Tibetan Studies: Papers in honour and appreciation of Professor David L. Snellgrove's contribution to Indo-Tibetan Studies*, edited by Tadeusz Skorupski. Buddhica Britannica, Series Continua II. Tring: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pp. 75-80.

Diószegi, V.

- 1972 "A Nanai Shaman Song Sung at Healing Rite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5: 115-128.

Eimer, Helmut, und Pema Tsering

- 1973 "*T'eu ran mdos ma.*" In *Serta Tibet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Walther Heissig zum 60. Geburtstag am 5.12.1973*, hrsg. Rudolf Kaschewsky, Klaus Sagaster und Michael Weier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pp. 47-96.

Emmerick, Ronald E.

- 1968 "Names from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2.2: 88-91.

Güzel, Hasan Celâl, et al.

- 2002 *The Turks.* Ankara: Yeni Türkiye.

Hamid, Abdul

- 1998 *Ladakhi-English-Urdu Dictionary* [La dwags in ji ur rdu gsum gyi tshig mdzod / Ladakhī engrīzī urdu-i lughāt]. Leh: Melong Publications.

Harmatta, János

- 1989 “The Language of the Southern Sakas.”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2: 299-307.
1998 “The Myth of the Stone Heaven in Eurasia.”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8: 307-313.

Ivanovskij (Ивановский), A. O.

- 1982 *Mandjurica I: Specimens of the Solon and Dagur Languages* [Образцы солонского и дахурского языковъ]. Reprint of the 1894 St. Petersburg edition.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Konow, Sten

- 1925 *Kharosht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śoka*.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2, pt. 1.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Kubarev, Vladimir

- 1996 “L’art antique des montagnes d’or.” *Les dossiers d’archéologie* 212: 42-51.

Laufer, Berthold

- 1967 *Sino-Iranica*.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rp.

Lévi, Sylvain

- 1905 “Notes chinoises sur l’inde V: Quelques documents sur le bouddhisme indien dans l’Asie centra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5: 253-305.
1937 “Le bouddhisme et les grecs.” In *Mémorial Sylvain Lévi*. Paris: P. Hartmann.

Mazahéri, Aly

- 1983 *La Route de la Soie*. Paris: S.P.A.G. (Papyrus).

Miller, Vsevolod F.

- 1903 *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 Vol. 1, *die Sprache der Osseten*. Strassburg: K. J. Trübner.

Németh, J.

- 1942-1947 “Probleme der türkischen Urzeit.” In *Analecta Orientalia memoriae Alexandri Csoma de Kőrös dicata*, edited by L. Ligeti. Budapest: Sumptibus Academiae Litterarum Hungaricae et Societatis a Csoma de Kőrös Nominatae, pp. 57-102.

Pelliot, Paul

- 1929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oung Pao* 24: 201-265.

Ramstedt, G. J.

- 1935 *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Lexica Societas Fenno-Ugricae III.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Stein, R. A.

- 1980 "Une mention du manichéisme dans le choix du bouddhisme comme religion d'état par le roi tibétain Khri-sron lde-bcan." In *Indianisme et bouddhisme: mélanges offerts à Mgr Étienne Lamotte*. Louvain-la-Neuv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pp. 329-337.
- 1985 "Tibetica antiqua III: à propos du mot *gcug-lag* et de la religion indigèn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4: 83-133.

Szemerényi, Oswald

- 1980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Scythian-Skudra-Sogdian-Saka*.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Toh, Hoong Teik (卓鴻澤)

- 2005a *Materials for a Genealogy of the Niohuru Clan: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Manchu Onomastics*. Aetas Manjurica, Tomus 1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2005b "The -yu Ending in Xiongnu, Xianbei and Gaoju Onomastica." *Sino-Platonic Papers* 14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2005c "Ch. *Qiong* ~ Tib. *Khyung*; Taoism ~ Bonpo: Some Questions Related to Early Ethno-Religious History in Sichuan." *Sino-Platonic Papers* 14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remblay, Xavier

- 2005 "Irano-Tocharica et Tocharo-Iranica." *BSOAS* 68.3: 421-449.

Абаев, В. И.

- 1970 *Осетин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Ирон-уырыссаг дзырду ам].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Северо-Осетин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ишев, Алишер

- 1984 *Искусство и мифология саков*. Алма-А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Гирфанова, А. Х.

2001 *Словарь удэге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анк-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四、近人論著（蒙、藏文）

Anonymous

ca. 1990 *Bka' 'gyur sde dge par ma*. Khring tu'u.

Čenggeltei (清格爾泰)

1997 “Kitan kelen-deki γaĵar-un erketen-ü daγudalγ-a-yin tuqai.” In Čenggeltei, *Kele bičig-un tuqai ügülel-ün tegübüri*, pp. 702-724. (〈關於契丹語中地支〔屬相〕的讀音〉，收入《語言文字論集》，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Stein, R. A., ed.

1961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yaś: sBa-bžed*. Paris: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Namdak, Tenzin, ed.

1972 *Sources for a History of Bon: a Collection of Rare Manuscripts from Bsam-gling Monastery in Dolpo*. Dolanji: Tibetan Bonpo Monastic Centre.

The Relation of Two Disputable Issues of Central and North Asian Ethnic Origins—the Sakas; the Tang Royal Lineage—to Laozi as Evincing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ources

Hoong Teik To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ollowing an influx of foreign cultures as well as new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Daoist-Buddhist debates in Mediaeval China also came to involve issues of ethnic origins. Two intriguing ethnic theories that emerged in the debates as quoted in Chinese Buddhist sources are:

- (1) The Yun tribe (允姓) that once lived in Dunhuang were Sakas;
- (2) The Li clan (李氏) that ruled the Tang Dynasty was of Tabγač origin.

While historians generally remain skeptical of theory (2), theory (1) has recently gained much favor among Chinese writers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his paper call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scholars who support theory (1) have based their arguments on what is very likely to be a misreading of the text in ques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Yun tribe is of Tibetic (rather than Iranian) origin as suggested by earlier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 the *Zuozhuan* 左傳 and *Houhan shu* 後漢書 should not be rashly discarde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encourag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ory (2) by showing that it may very well contain a kernel of truth. Beginning with a thorough clarification of the hitherto uninterpreted quote 拓拔達闐唐言李氏 (“Taba Dazhe = Ch. Lishi”),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Lishi” in the quote was intended to represent Li Hu 李虎 and that Dazhe (*Ta[r]ja) was the very Xianbei word for “tiger” in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This anthroponym was an instance of the onomastic practice that was hardly separable from the shamanic cult of the tiger among the Tungusic people. It is therefore not too surprising that the Li clan had chosen to worship Laozi instead of Buddhism, since Laozi’s alleged name Li Er 李耳 had long been connected with the tiger.

Keywords: Saka, Qiang (Tibetic), Tabγač, Laozi, shamanism